

列傳

1004  
109  
121

楊佐

張燾

葛官

姚渙

盧士宏

潘夙

劉燠

林廣

李允 流弟先

俞充

張田

朱景 子先庭

單煦

徐禧 李稷附

熊本

种世衡 子吉筠 誼師  
中孫 朴師 道

沈立

劉瑾

瑩謹

李琮

楊仲元

高永能

蕭注

司馬光 子康

張栻

閻詢

李載

朱壽隆

余良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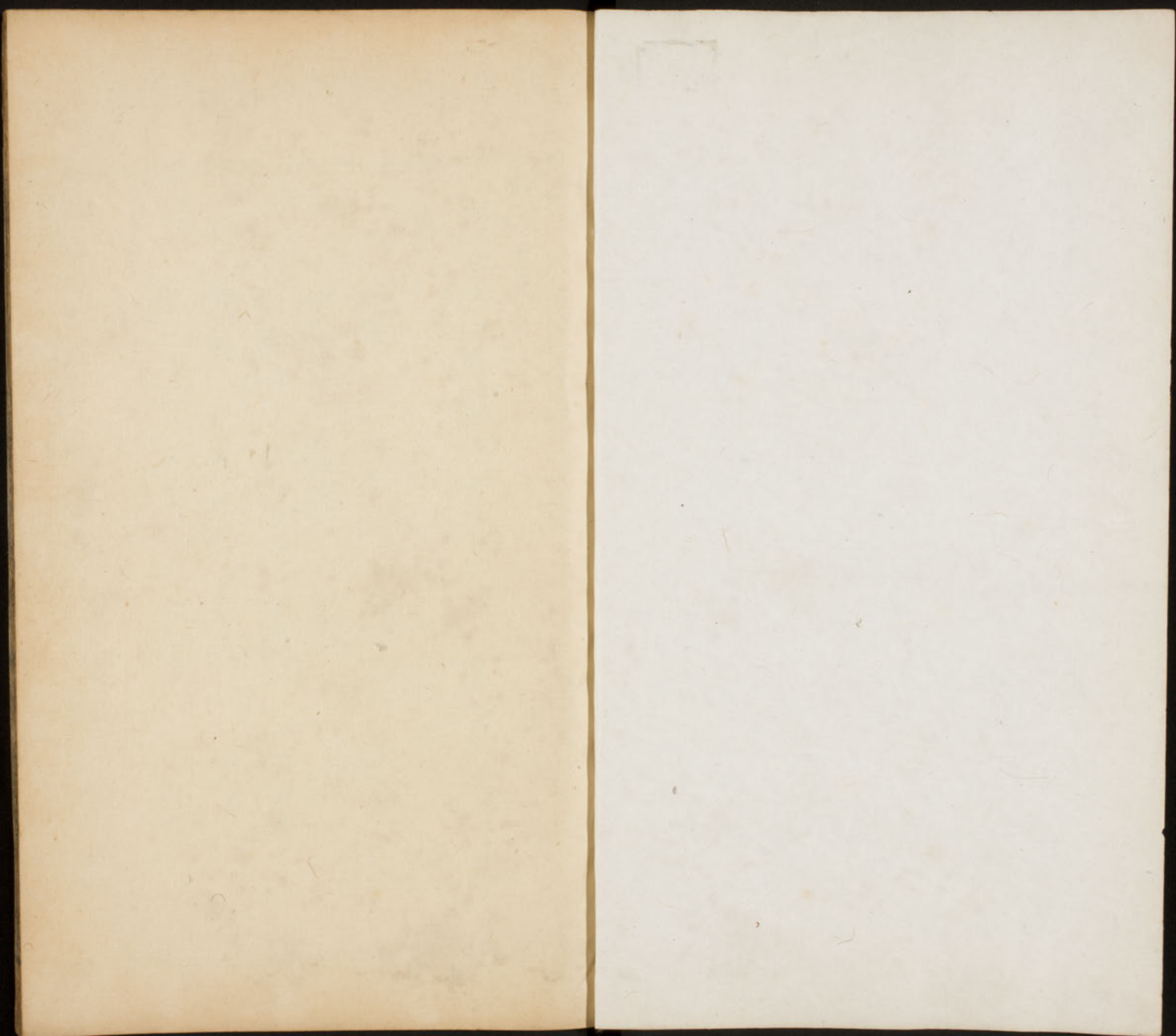
沈起

陶弼

吕公著 子希哲 希純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四





列傳卷第九十二

宋史三百三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講官兼殿中丞等奉

勅修

楊佐

李允

從弟

沈立

張拔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宮

子思

張田

榮謹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

嘉靖丁巳年

...

...

監生陶齊正刊

第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縷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榦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息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

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濟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為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後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奉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金恤其家

李允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允

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允言堯佐素無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爲副允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允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允言非所以勸沮乃詔

悉依所爲官格允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允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允曰旣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允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恩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為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  
兩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  
撫楚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  
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  
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  
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  
在楚為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  
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為  
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  
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兄允尚無恙

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大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  
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  
胡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  
河者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  
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  
稔官為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權場多在部內歲抵罪  
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  
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後罷權法如所請立召  
為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

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  
易冠服况門見耶契丹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  
水方興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脩五股等河及漳河  
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脩撰知滄州進右諫  
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為江淮發運使居職辨治加賜  
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初立在  
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觀卒年  
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

冊入寇游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  
門力治守備游騎為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掠為已功  
及陷以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剗股肉以療  
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  
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  
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  
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  
于州拒之揆自為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為  
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閹  
士良為鈐轄多撓帥權用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

宋史卷九十二 五  
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  
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戶部侍郎致仕  
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揆忠篤誠愍既老益康寧少從  
劉潛李冠游及其死率里人塋之置田贍其孥事揆  
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  
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  
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  
始革之維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  
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

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  
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拯飢所全活者十餘萬  
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  
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  
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為戶部副使京師賦趨於酒人  
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廢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  
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溢官脩睦親宅議  
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  
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  
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鉄牛皆



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衡繩石其秒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奕局未

終處決已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俞克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漑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克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為軍因詐殺羌衆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克可任召判都水

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  
正命遂寢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  
論水衡之政不循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  
兵乏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  
歲也加集賢殿脩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  
事嘗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  
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  
東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苦則巡撫勞餉死  
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  
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獲必遭掠多棄弗理充

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舉戶亡入西者  
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反之克之  
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邊司馬充之入充亦知帝有用  
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首秉常為母梁可成或云  
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者寔  
為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祭黷者起世為吾  
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秉常  
入覲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遂卒  
年四十九

劉瑾字元忠言州人抗之子也第進士為館閣

沈亡得廢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董汝弟不  
能食園門衰經邀宰相自言願廷為改書命黜環為  
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訪官弓守墳墓  
王素為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校理通判睦  
州為淮南轉運副使召脩起居注加史館脩撰河北  
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  
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  
擢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  
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  
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

卒瑾素有操尚所涖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

面折人短以故多致些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  
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為監察御史裏行  
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  
為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  
浞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  
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  
慚不能對加直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  
路亡兵疲者者聽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

脩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罷職知南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揚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劔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

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弊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發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兗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

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  
致子書思鍾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  
官密難之書思曰曹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  
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  
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  
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  
冢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  
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倍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  
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爲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  
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仕行年卒年七十三特謚曰清

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  
自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  
表得先克承之揆之孝熏之智謹之苛嚴詢之辭令  
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  
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  
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  
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  
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

民被其害不為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矣之通  
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酬酒自恣守貳無敢白  
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裕享太廟  
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資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  
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  
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  
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  
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為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  
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  
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兵九萬謀叛特磨道

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張  
虛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內相殘懼邊將  
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  
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其入謁詰  
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  
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  
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  
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賊功五十萬兩  
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  
邏者曰今又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

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為人  
先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  
清文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宣  
諸物但身為市舶使不款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畫  
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蔡誣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  
罷發募民米銅民散為盜宗祀請復如故真宗嘉異  
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管九年誣舉進士至  
鹽鐵判官嘗州產禁京城大其歲輸錢五萬緡額其  
利誣請權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為廣東轉運使廣有

故步古河路絕除林管者事誣困吳陽夾至流口古  
徑作橫道七千間抵會遠趨廣州遂為吳道後入為  
開封府判官本原其書法相吳好書流白衣會  
編補數十人送府至買煎款有款指投其為首者而  
誣其後誣持不端各異錄上之中書是誣議但流其  
首而殺餘人如誣之罪也誣改京東轉運使萊陽  
產銀河民有私鑄者誣與捕使欲誣之初誣曰  
山澤之利入行有之所造者豐民財耶實鬼主衆又  
使成都府石為天部司使以誣嘗為備景知興州  
乃奏誣天部司未至而誣嘗為備景知興州

李暹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徽者以討平  
得去不令其進上第其子暹知天及暹氏路  
府守之天問人相屬其材知有內德道會使酒飲  
載乃為人所送暹得罪暹不無勳然為信陽軍安  
撫使暹明暹等為之曰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并泉倉人云可愈矣暹者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魏州神水軍載性高孝侍母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不食暹亦不食母知之為強食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光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暹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徽者以討平

濫夷策功為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  
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  
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殺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  
賞於是全活者眾知峽州宜都民為盜所殘縣執囚  
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  
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  
地形築子城埽臺為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捷以薪  
石厥後江漲不為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  
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  
光祿卿年六十七

嘉靖丁巳年  
監生陶齊正刊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簿西方用  
兵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  
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為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為葉  
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  
始至亟發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  
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  
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  
其略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  
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  
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

光庭字公珍十歲能屬文辟交陰擢奉調萬年主簿  
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  
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  
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  
土而地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經孫復事秦秋又問  
中外所有所用對曰陛下法度臣下奉行或  
非聖意豈有便者不便誠能言置不便則天下受福  
矣帝以其言為疎聞不用答書河陽判官公言曰  
於長安京府王路出師討西夏應為郭

謂發期會言是免庭每執不從使者悉絕而之與  
罪名庭次免言其防為之解世宗即位司馬光為  
左正言言乞罷是舉常平官保甲言百年法論蔡確  
為山陵使而乃免言為而為言臣不蒙又言章傳欺  
罔肆辯韓頌扶邪冒寃言其切言仁后嘉其守正論  
今盡言每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蔡軾試館職後  
策云今發師仁祖之忠厚而惠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  
志而不當以媮刻為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久臣之不

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  
仁右曰詳覽大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  
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  
廩賑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  
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惡謗之罪確貶  
新州年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脩撰  
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為給事申乞封還劉摯免相制  
復落職守毫歲餘徙潞州如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  
汎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  
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

卒年五十八。昭聖中，追貶郴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如學，於胡瑗、瑛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琦字叔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宣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得至秋償。新守守將行之，琦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負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戶開封，為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琦處畫盡理，勞近民相率，極登聞鼓，願視以為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威，按民田詭緡，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

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別，抉吏幸賞以多為功。琮亦因是希進，民忠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領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為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上言：「論其括隱稅之害，然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四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咨怨於是。凡以荒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泐三州。潞有謀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為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朔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

於吏治而所至主於培克為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  
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元隴縣吏告民  
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薪焚無一甦者  
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入而縱火也知宿州宿  
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  
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察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僥寇  
脩管城障貴州雇用其人不能許生壽隆馳詣州械  
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  
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

讐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不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  
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  
百人復為鹽鐵判官京東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  
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為一僕傭傭立息官為置籍  
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  
為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  
討賊欲殺得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  
孫沔在坐曰僕賊言民並許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  
之來以除民言顧可效此為若邪青威其言而止  
廬士宏字子高鄆人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

三百九十一  
名知信陽軍官捕為長初者餘黨懼及群聚山谷聞  
士宏請職其罪摠之而相帥歸命徒知漢州校實民  
產使力役不溢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主田多虛籍  
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  
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  
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為寇嶺  
蠻驚搖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游為樂民賴以  
安受代還引疾丐假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  
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  
為銘誌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  
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  
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  
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  
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  
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  
殺人者為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  
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鞠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  
阿其長卒直昌齡乞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  
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堤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

身史考傳卷九十一 二十九  
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  
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  
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  
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  
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  
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  
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  
來輸者視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  
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為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

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  
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困乏辭不聽寇果夜出  
劫諸部沁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  
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初軍博尚綏而仲元督行  
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  
其價民始知其不利州買羊飲民羊出錢帛滋蔓病  
民為甚仲元更其令元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  
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鄭縣縣宰相張士遜  
先臺隸境內將屬之忍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室  
帖亦免不為減歷知光虔號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

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入雖  
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為報國耳卒  
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叅  
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  
之曰豈有力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  
幾更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  
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  
其為盜亟捕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  
縣逋米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

籍通判杭州江湖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  
十里障之潮不為害時王陶為屬官常以氣犯府帥  
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  
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  
州士大夫死嶺外者輿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  
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毋老得知  
南康軍丁毋憂服除為三司使判官方關陝用兵朝  
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為言議遂  
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  
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

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  
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  
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  
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  
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  
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  
得廼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  
知潤州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為江東最請老提舉洪  
州玉隆觀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  
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略累

為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  
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  
郎先是良肱為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  
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  
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  
陽道振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  
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  
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盡銳  
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  
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為砦盡拔居人護出之



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勾  
王隆觀未幾復渠陽為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爽  
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  
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  
惇憾爽不附已乃撻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  
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  
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  
仁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  
湖北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

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  
桂州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  
稅起知光化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并  
遷徙鄜州召對訪交席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  
館復知桂州交人敗於占城偽表稱賀以為大捷神  
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  
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  
六詔為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  
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  
廢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

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徭陳夙憂邊狀以  
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  
論曰上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  
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為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  
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譚載煦渙士宏壽  
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照明於折  
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  
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拊克君子奚取焉

列傳卷第九十二

列傳卷第九十三

宋史三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兼國事節度使兼知樞密院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徐禧字子穆附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  
知古今事變風俗利弊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  
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撰經  
義局遂以布衣克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

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卽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銳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毋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以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

居致不軌禧奉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官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院惠卿在鄜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将不謂然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渭卽蔡延慶亦以爲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

龍圖閣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能知制誥專為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穰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二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

要會建置屋棚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種

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奏舉還未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為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俱行括獨守未脂先是种諤遠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禮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

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丁數禧  
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  
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  
禧以為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迤獄比至夏兵傾國  
而至永亨兄永能出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  
師不鼓不成列禧力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  
陣迭攻抵城一曲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  
有懼色珍白禧曰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  
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  
夏騎卒度水犯陳部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

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真  
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珍與殘兵入  
城崖峻徑窄騎卒絕崖而上喪馬入千匹遂受圍水  
砦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多夏人  
蟻附登城尚扶創而開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  
而南永能亦勸李相盡指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  
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穆死之永  
能沒于陳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  
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  
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  
授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踈曠有膽略好談兵  
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  
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  
括神譔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驟成卒  
與強虜遇至於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  
倚深自悔各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戎矣子倚自有  
傳

李穆字長卿邛州人父緇龍圖閣直學士穆用蔭歷  
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脩拓深趙邢三州城役

無愆素然隋刻嚴悉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丞程昉  
亦訴其職詔令休折御史周尹又論穆父死二十  
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用兩歲羨課七  
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為  
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秦民詐合道停者劾使納侵  
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又語曰寧  
逢黑殺莫逢穆察和詳起興靈議穆聞之亦上言可  
令邊面諸將各出兵護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  
國因衆難取可決也及出境穆督餉民苦措運多散  
流覆今騎士執之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凡數千人

累日乃得死始授受旨得斬郡守以下於是上下相  
臨以凌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顯戮不請軍食竟不繼  
誘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還取糧既集誘  
猶宣言稷之軍與致大心不為王削兩秩與為判官  
永樂既城稷輦金銀數昂稷中欲害示徐禧以  
為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  
之不敢去以及于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為綏州人初伯祖文舉舉州未歸  
即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父王獨留居迤州  
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在補殿侍

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六六千先驅入羅

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  
增戶千三百即知城事元豐初為廊延都監秋大稔  
夏入屯一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  
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  
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略使呂惠卿行邊  
永能伏駟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  
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  
險設疑兵且聞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  
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西討永能為前鋒圍

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龍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  
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  
破也詰旦鏖戰于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橐  
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謀說降其東壁守將亦  
以文錦守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出降進  
東上閣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  
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  
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永龍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  
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  
所也顧易一卒敵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

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為忠州刺史

孫皆侍禁殿直永龍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  
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副馬故  
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禰之曰老高及死邊人  
無不痛惜嘗過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  
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  
祭祀永龍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  
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  
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豆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



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  
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  
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有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  
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  
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  
拯舉為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絀法無輕重  
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為令  
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源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  
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  
勿專任宦官宗室褻免親令補外官後府兵汰冗卒

書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

斬楚二州京東歲飢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

法攜其伍盜內自服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

判官為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

由西師取於民無制吏挾為姦起會其嘗用自與商

人貿易西師六七召為三司鹽鐵副使直舍入院

熙寧三年詳終行以兩加起德魯魯魯陝西都轉

運使慶州詳終行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

綏州詳終行亦通詳終行入為吏部流內銓奉使

葬冊至三拜其位等功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

嘗與王人面辭不納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  
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  
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據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  
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畧之注蓋造謀者  
也至是復以為難却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  
以陳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兵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  
溪洞盡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  
指使因督健捷之海嶺集兵師富勅水戰故時交人  
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趾益不集兵丁謀  
入寇蕭緝知邕州以書抵交謂止保甲罷水運通互

市起不聽初緝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以守  
廣日過絕其表跡於是交人疑懼率眾犯境連陷廉  
白欽苞四州死者數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  
鄂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  
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為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初在特居繼以行義稱從胡瑗  
學瑗稱其善治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  
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酌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  
陂池教種藝卒感其德婦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  
邑人紀其事曰治繁熙寧初為制置三司使例作

屬說言新法非復舊神宗擇水官以尋悉東南水利  
除都水丞久雨不漲議開長城口尋請但啟揚橋斗  
門水即退為兩河無遺判官知慶州俗尚巫鬼不事  
醫藥尋著正俗之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  
易業俗遂變如直中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  
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  
名為民編縣治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  
病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百十卷明善集三  
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六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

自焚者水樂之唱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藉藉永能之死宜矣

走教議益曰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藉藉永能之死宜矣

走教議益曰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藉藉永能之死宜矣

走教議益曰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藉藉永能之死宜矣

走教議益曰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藉藉永能之死宜矣

走教議益曰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

謂彼能擾邊者命十二村吏為鄉導商以討致三  
人棄之瀘川其後賊果願矢死自贖本朝  
必更史巡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踊躍願命編刊陰一  
首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悉歸南義軍推尊遣  
大將王宣貴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抗拒敗之黃葛  
下益奔深入柯陰營乞降盡籍丁口土曰及其重寶  
善馬驕之公上受貢贖於是為蠻羅氏鬼主諸夷各  
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如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  
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日  
去百年之患至於揚奏詳明近時鮮麗焉賜三品服

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為秀州判官本言其學  
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為幹當公事河湟初復本為秦  
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開略蓄積不支歲戶本奏  
省冗官百四十負歲減沙者數千萬渝州南川燔木  
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填坑其元焚積聚以破  
其黨未斗氣嘗奉涇州也五百里來歸為四都九堡  
莫銅佛填為南平軍初熟德王仁貴以本親筆  
釋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巨議加本元重  
官待制帝曰本之文然所自知當與善命遂行制  
其文有體命為別錄必達云云云云

之論有因有革其於時通治而已議者狃用其  
守成之說不尚開國之治天下之吏固以安常  
益其俗舊言納忠者恣恣之於相與慮須行而詎  
罵之陛下出大統舉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  
之始安常習故之群固視四起交驥而合謀或諍於  
廷或謗於市或狂或妄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  
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後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  
之勿使諛謹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  
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  
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

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為工部侍郎  
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  
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  
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  
欲引兵致討以為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  
以為神謀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  
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  
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  
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  
歛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

安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  
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柱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  
遂格入為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  
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  
洪州召還卒于道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  
言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  
豈不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  
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  
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

其衆即日登城門帥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  
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戰以勝歸將借上其功擢禮  
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  
諸洞以爲注注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  
州召注將疑注倚賊聲勢為姦利欲誅之注覺託  
爲遊商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高  
定大理國毋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  
將引致計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  
閣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為其國  
所殺酋首歸獻轉為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群

蠻寇繕兵甲方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從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為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言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為荆南鈔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闕言為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為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

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為右監門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閣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開戰鬪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

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子賻絹三百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為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闔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圯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畋討湖南徃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畋為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步出赴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通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



五百人府罷調陽朔令課民植本官道旁夾數百里  
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攝興安  
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  
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為民利知賓容  
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為使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隧  
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獻土  
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  
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  
為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  
至弼身先版甬召僚士賦役為土囊千餘置道上水

果從實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別為發廩  
以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涸女墻者三板旬有  
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  
弼久於邕請使郡徙鼎州章惇總理五溪蠻事為  
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彭師享授忠州刺史郭逵南  
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  
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歸  
逵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逵欲班師恐  
為所襲乃以討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  
江陰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今帳下毋動遲明結

陳孫行達願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為順州桃柳為  
縣進補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州去寧二千里毒  
草瘴霧成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勞軍視  
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奮起為用交人襲  
取桃柳揚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心賊動息皆先  
知獲間諜不殺論以逆順縱之去息威兩施以是終  
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五  
人弼能為詩好士築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  
不恤也死也妻在鄉里饑虛以居

林黃某州人以捧日軍卒為行門樓內幾崇班從乘

慶黎挺麾下李諒詐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賊於  
荔原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陽皆先焚夜  
逼洛河夏人來慶廣楊整選疆弩列岸側實卷甲疾  
趨夏人疑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  
衆循山行道過熟羌以險告廣不容夏人果伏兵於  
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謀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  
戒士卒即有變毋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  
若明日賊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  
而賊者將等其馬敵急城救馬廣復入益脩守備夜  
募至士研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

壽妻為壽道將慶兵据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  
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  
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  
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  
數萬娶東使反攻城下其會殺皆盡遂平北城出是  
亂者至石門出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  
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  
悉斬之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  
慰賜甚厚時使開熙河辭以不肯洮隴事乃遷鈐轄  
使還徙麟州攻虜有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羗加

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諸驥請帝曰  
南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權神衛  
四廟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  
鄰道戰沒今宜罷授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  
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為已平  
之所以敗非出授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  
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令將羗  
人轉勇怯二分之一日夕肄習間推牛享犒士心皆奮  
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亡入春壽降  
而壽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壽拜

誓之日朝廷以存實用兵亡狀使我代之要必禽  
陳璘今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為戮冒死一戰勝  
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  
而進可乎衆皆踊躍廣挾所得源帥及質子在軍而  
今以汝自護餉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略之慮師行有  
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瓊遠而  
平蠻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  
能入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  
皆通行益前進勇戰必捷汝落落遠乞弟遣叔父阿  
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為壇

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營  
士羶裘猶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  
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  
光祖進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從江橋下脫走得  
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樵巢穴發故酋甯望箇  
恕塚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監軍先受客  
詔聽引兵還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  
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  
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  
閩鄉疽發斲頸卒年四十八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

施學通在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指益入陣圖又撰約東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乘常毋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爾其南極乃舉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其短也邊被惡疾死或以為殺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矣於是韓丹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肅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音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擊塚殺降君子疵之

列傳卷第九十三

列傳卷第九十四

宋史三百三十五

開禧間言桂國銀軍國重事前書君孫藤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民脫繫奉

勅修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子諤誼師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貴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女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北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姍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

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  
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又  
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為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  
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  
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  
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  
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  
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  
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  
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  
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開出行部族慰勞酋長  
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  
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  
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  
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  
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  
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  
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  
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

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其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竟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

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



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  
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  
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  
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  
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  
且錮嵩弇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且  
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  
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  
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  
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

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  
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  
中國通請優進高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  
進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  
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  
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旣罷古復  
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  
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  
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  
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

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  
關中號曰三種諷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  
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  
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  
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  
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  
級遷西上閣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  
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爲民兵歷  
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

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  
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  
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擊獄乞納官贖其罪  
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  
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  
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  
青澗城夏酋令陵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  
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  
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鬼名山部落

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關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全集傳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身爲中軍乃

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千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木果而詵徙恣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

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  
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  
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  
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  
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  
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畧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  
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  
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  
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  
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迺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

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  
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  
飢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  
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  
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閣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  
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  
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  
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  
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

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穰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穰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

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諠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諠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田枉以夸險遠諠固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諠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

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  
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  
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  
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  
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  
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  
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  
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爲所擒天不  
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閣門使康州  
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高使誼統諸將敵聞

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鈴  
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  
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閣門  
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個儻有氣節喜讀書  
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  
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  
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  
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

熙河蘭會鈐轄無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  
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  
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  
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  
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  
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  
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  
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  
先殛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  
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

萬騎聘貽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湏臾羌復來舜臣  
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  
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  
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  
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  
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毋及兄而  
已引吏詰之曰毋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  
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後法忤蔡  
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

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  
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  
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  
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  
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  
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  
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勒遠之  
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  
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  
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

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  
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  
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  
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藁土賦丁敵至堅壁葫蘆河  
師道陳于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徧將曲克徑出橫  
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  
仲以精甲裹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  
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  
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  
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



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敗果謀而登城城即潰  
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普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董貫為都統制拜保靜軍  
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言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旣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文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  
可乎故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為右  
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  
復致仕金人南下趣石之加檢校少保靜軍節度  
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  
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

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泝水南徑逼敵營  
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  
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  
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  
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為  
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  
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

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  
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  
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檄使自為制後無  
有敢越伏者又請給金幣使後情歸托而殲諸河  
執政不可仲曰林氏為山西曰室平仲父古乃以  
熙河兵入關中仲曰古乃色何歸仲氏乃以立不得遠  
戰為言遂于上車前主其兵下兵變急馳平仲  
節度者日遣使慰問道戰國道欲後其第素鳳經畧  
使師中至奏言過者分乃以事時相輝鑄八日帝以  
為優者用平仲所營以及事一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

鎮師道等之不得尋嗣罷入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  
種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寒寒羞視之曰果  
我公也相率聲呼而散金師道乃罷爲中太一宮使  
御史中丞許翰是帝以爲不可解師道兵柄上曰師  
道若矣難用當使師道之令知覺於殿門外師道不  
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經公勿以言生之故不  
肯談師道始言我救彼寡但分兵結營守要地使  
彼糧道不通坐以待斃可破也翰嘆其言復上奏  
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  
換節鎮兆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

隨師道請合關河卒也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  
以大敵市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  
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又使巡邊次  
河陽遇王洎拂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  
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  
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  
揮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  
道中前議勸帝棄平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  
以追爲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師中字端儒歷知環州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

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  
內使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  
滑遠副姚古為河北制置使古援大原師中援中山  
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  
能自還此段疑師于河上北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極  
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粘罕  
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當擣其不意當可  
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遂出境粘罕至大  
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

陘道出師與古倚角進次平定軍乘勝援壽陽榆次  
留屯真定時粘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  
為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教遣使督師中  
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解嚴約古及張  
顯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  
石坑為金人所襲五戰三勝亟趨榆次云六原百里  
而古顯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舉攻右軍潰而  
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邨至已士卒發神  
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殘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  
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  
師謚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  
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  
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  
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  
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  
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  
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  
綱許翰頗以為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  
隨以敗惜哉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三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儀圖軍事留書右丞相樞密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朕等奉

勅修

司馬光字子康

呂公著字希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  
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  
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  
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  
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  
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  
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  
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  
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  
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

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  
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  
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  
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  
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  
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  
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  
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  
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  
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谷

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

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因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吳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子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



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  
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  
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止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  
戚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

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  
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  
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  
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  
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  
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每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  
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正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  
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  
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  
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  
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  
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  
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  
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  
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豈畏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  
宜比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  
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  
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  
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  
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  
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佺無功除使相  
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先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

佻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掌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

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方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右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

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邨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

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

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跡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

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  
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  
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  
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  
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  
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

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  
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  
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  
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  
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  
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  
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  
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  
不同隋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  
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  
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  
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  
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  
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於事無不  
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  
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  
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脩城池接  
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  
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  
臣當任其責於是各路獨得免徒知許州趣入覲不  
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



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  
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  
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  
獨為設一班亦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  
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贍善之下天  
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盡疾疑且死豫作  
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  
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  
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  
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為賜以頴川舊

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  
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  
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  
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  
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  
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  
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  
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  
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

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黜黜舊臣多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定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

十科薦士法比呂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  
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  
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  
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閱邊隙光  
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啻晝夜  
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飛光曰死  
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詩諄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  
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在野帶衣以致輿巷哭以  
過車及奔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  
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元孝友忠  
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  
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  
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完於

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得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二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又局殺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謚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嘉寧碑令郡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富鑄鑿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嘉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錮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

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

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土之後

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

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

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

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待講上疏

言比年以來旱曠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

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  
待之則不爲甚害顧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  
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  
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  
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  
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  
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習學  
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勿  
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  
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讀其節以進康自居

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  
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  
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交積老矣鄉民間之  
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  
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  
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  
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  
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  
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謹論沮抑不行

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

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救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

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肥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紕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帷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云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

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



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則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

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

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  
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四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  
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  
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  
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  
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  
是始命日集遂為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  
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  
民謹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

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  
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  
公著始今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  
韓佛書為學經義兼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  
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計直詆大臣稱  
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  
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說  
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  
也衆莫不歎服公著首領兇章青宜結又為洮河患

聞朝廷弭兵省戎隄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  
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  
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  
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  
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  
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  
入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  
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  
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  
年二月薨年七十二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  
即詰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  
御書碑首曰純誠可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  
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  
暑不揮扇寒不親火間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  
敏量閑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  
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  
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  
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  
人等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

遠聲亦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  
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  
所謂使入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入曰晦叔為  
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  
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  
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其為  
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崔思張商英  
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賜碑  
以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

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

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為

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

哲辭曰辱公相知又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

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

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

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

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  
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  
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  
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  
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  
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  
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  
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  
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  
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  
和州徽宗初召為祕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  
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  
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驕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  
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

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臣以爲先帝之功烈萬世莫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希純還贈謚于希哲希純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陰人官父交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又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川壅者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者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父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

哲母賢明有法度開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  
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  
而臣乃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  
嫌於是擢崇政殿說書其勸守人主以脩身為本備  
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備而天  
下化若身不能備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  
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  
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能為治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  
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宗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100



